莫等闲，那微微一回头

俞天白

当下，都说中国人缺乏微笑，并成了热议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

不过，有失我们文明古国风度的这种生活细节，何止是微笑，不懂得回一回头，不愿意回一回头，不善于回一回头，对回一回头不屑一顾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与微笑相比，近年来让我心灵震撼的，却是这个回一回头。

生活在当代大都市现代建筑中，进进出出，接触到的大多数是电磁门禁系统。就我所住的小区说，一门二门三门，进进出出，磁卡一亮或开关一按，门扇打开后便弹簧门似的自动关上了。熙熙攘攘都为利益而奔忙的邻居或来客，除了经常打打招呼的几个熟人，走在前面的不是长驱直入，就是一推而去，任随自动门扇弹簧似的逞威，唯有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，不管进来还是出去，除了面带微笑，只要后面有人，总要在放开门把手的那一瞬间，回一回头，看到后来者伸手接替他按住了门扇才离去，即便碰撞了也不会伤筋动骨，即便后来者面无表情，懒得动手，坐享进出之便，也不会放开门把手顾自出入。

每当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总要为外籍友人的这一回头，从心灵发出一阵感动与由衷的敬意。为他对他人的关心与尊重而感动，为他把自己的公德、自己的人格与社会责任心，变成了一种漫不经意的习惯而由衷的尊敬。

这感动，这尊敬，记得在世博会举办期间还有过一次。我按规定排队入场时，前面是几位来自东瀛的中学生。她们蹲的蹲，坐的坐，说说笑笑的，一个多小时中，我没有注意她们是否同我们一样，喝过水吃过零食或点心没有。忽然放行了，一齐起立向前移步的那一瞬间，她们做出一个和我迥然不同的动作：回头朝刚刚呆过的地方扫视了一眼。开始我还不理解她们何以匆匆回眸，直到其中一个把一直抓在手心的一只装了垃圾的塑料袋装进了背包，才明白她们绝不是怕遗失什么，而是不让片纸留下，尽管周边到处是垃圾！

那一阵曾经出现的震撼，至今留在我的心中。

回头，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小得近于下意识的小动作，但古今中外，却都有这个生活小动作造成大后果的记载。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，杨贵妃回头所造成的严重后果，中国人尽人皆知，虽然作为美谈来传播，但悲剧收场却从来没有否定。《圣经》里记载的一个小故事，则绝对悲惨：天使告诉罗得一家，上帝打算毁灭两个“罪恶的城市”：所多玛和蛾摩拉，请他们一家赶紧逃离，只是途中不得停留或者回头观看。罗得夫妻立即遵命逃生。可惜，罗得妻子刚逃到城外，就忘记了天使的嘱咐，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生活旧地，终于在瞬间变成了一根盐柱！

这两个故事都是负面的，但都在告诉我们，生活中有不少细节，看似习惯性的反应，却如这一轻轻的、微微的一回头，显示出一种生活的内在价值，以至决定我们成败祸福，大则国运，小则个人的生死存亡。在我们当今生活中，从中汲取经验的，确实不乏其例，窈窕淑女以这一动作对自身的丰采作量化评估，谓之“回头率”；商家借这个词，来观察经营的成果，美其名曰“回头客”；世人拿它比喻人生风浪起伏中经验教训之珍贵，叫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……或许，这些年，生活追求的目标定得太高了，变化太快了，太大了，却没有像希望人人面带微笑一样，来要求早已经失落了的这个回一回头，一如“回头率”、“回头客”、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那样来要求它，成为一种生活习惯，渗透在日常起居饮食的每个细小环节中，展现自身的人格，给他人输送尊重，为社会营造公德，让自己的心灵与物质文明携手前行；让自己的举止，与所生活的优裕环境相称。当你离开自助餐厅的那一刻，回一回头看一眼刚刚使用的餐桌上，是否有堆积如山取而未吃的食物？虽然不能打包，但也可以作为下次取食时的借鉴？当你离开洗手间时，能否回一回头，看一眼，是否冲过了水？……把进出弹簧门时微微的那一回头，推而广之，一以贯之，不费举手之劳，需要的，只是一份心，一份自觉与自律，赢得的，却是一份作为一个人的自尊、自爱与壮严。“跨出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”，用在这儿，似乎是很恰当的。“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，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，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”，如果同意王石说的这句话所具有的人生价值，那么，请允许我作如此类比：衡量一个人文明高度，不是看他拥有多少财富，也不仅仅看他在惊天动地事件中的表现，还要看他是否注意进出弹簧门时回一回头之类的细节。人类文明，是一个漫长的由无数细节积淀过程，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工程中，就从我开始吧，而且就从这回一回头开始！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当你老了

叶芝的诗，“当你老了，头发灰白，满是睡意。”是写给毛德岗的。她是叶芝一生眷恋的女人，以致后来去追求她的女儿。我去拜访斯莱格的叶芝纪念馆，在纪念馆里看到一张毛德岗老年时的照片，就是叶芝设想的“老了”的时候。但她的脸上毫无睡意，遍布满脸的皱纹充满力量与诗意。叶芝诗意的前期荡然无存。

毛德岗年轻时代是个追求爱尔兰独立的女演员，壮怀激烈。她有着凯尔特女人的那种方脸，大眼睛和心灵。叶芝一生爱她，但不得其所。她晚年生活在美国，意料之中的孤独，但并不乞怜。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她评价说，自己常年的拒绝现在终于可让世界庆幸，这话也有凯尔特式幽默。她真是什么也不怕。

因为她的面容，我学习到有种皱纹是年轻光滑的面庞无法比肩的美。她那衰老脸上有的是直面人生的勇气，还有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的骄傲。

但纪念馆里叶芝老年的照片，功成名就的叶芝脸上，倒是合适他自己的诗句里的睡意。

善良的稻草人

宋丹

稻草人倒在了田里。他眼看着浓绿的稻被肉虫吞噬，他救不了寻死的女人，救不了挣扎的鲫鱼，也救不了生病的孩子。但他是那么善良，他痛苦的心碎了。

渔妇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把已经僵硬的鱼装进竹篮，得马上给东家送去。孩子仍然不停地咳嗽加上喘气。“小祖宗，你睡一会儿，妈马上回来。”渔妇说着就上了岸。孩子的咳嗽声，渔妇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，稻草人听起来特别沉重。他知道小孩一个人在船上，愈加担心了。

穿过集市来到一座气派的大宅院。东家正在办寿宴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。渔妇从后门走了进去。

“你来了，人手不够，把鱼拾掇一下，快点！”东家厉声催促着。渔妇用剪子快速刮掉鱼鳞，挖掉鱼鳃，剪开鱼肚，鱼肠抠了出来，还有一大块鱼子。

“妈妈我想吃鱼！”渔妇耳边响起孩子的叫声。来不及多想，她迅速把鱼肠、鱼子塞进衣兜里。还好大家都忙着没注意到她。

“好啦，拾掇完就快走，真乱死了。”东家不耐烦地说。渔妇慌乱地应着，揣着鱼肠、鱼子急匆匆地出了宅门，朝渔船跑了回来。

乌云密布，天暗下来，大雨跟着来了。稻草人浑身湿透，沾满泥浆，他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可是一动也动不了。

船上，渔妇在清洗鱼子，她把不能吃的鱼肠拽掉。“啪”一声，一个物件顺着鱼肠滑落下来，滚到舱底。是什么？就着亮光，渔妇发现那里躺着一个黄澄澄的戒指。天哪！

雨停了，天上出现一道彩虹。孩子刚吃了药，睡得很香，嘴唇微动念叨着“妈妈”。渔妇轻轻哼唱着“摇啊摇”。稻草人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。

夜幕降临，星星结队而来，花草树木都酣睡了，萤火虫飞来飞去，船上传来孩子睡梦中咯咯的笑声……

清晨，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稻田里。是孩子，他想给妈妈采一朵美丽的小花。“咦，稻草人怎么睡着了？”孩子使尽全身力气把稻草人扶了起来，帮他把帽子戴正，破扇子拴在手上。“稻草人，我喜欢你！”孩子呢喃细语。

满天朝霞，稻草人神气地站着，身上的露水珠闪烁着光芒，扇子在微风中晃动。虽然四周只剩下直僵僵的光秆，他还是要做尽责的稻田卫士。

大合唱

莫小米

前几年，我们排大合唱。

选人、选歌、请老师，请伴奏，分声部，一次次排练且不说，单说借服装，就折腾得要命，尤其是男装。

男队员胖瘦高矮不等，有套白底镶金民族小褂配灯笼裤，瘦子穿着好看，胖子却打死也不肯穿，因为是露脐的。白衬衣黑西装，一本正经，胖子穿着气宇轩昂，瘦子穿着像推销保险的。

终于找到大家都中意的一款，特大号的告缺，被另一团体借走了。换了一套又一套，勉强上阵。

比赛前一日，领唱失声了，紧急换角，排练到深夜。比赛那日，提前几个小时集中，吃饭，化妆，走台，候场……得了个三等奖。

比起来，我们还算简单，更有很多团队，千里迢迢，花钱组团，唱到维也纳的金色大厅……捧着照片、录像，载誉归来。

想起这些，是因为刚刚听见有人唱歌。数千人的大企业，壮观的职工食堂。午餐时分，座无虚席。排队的，端盘子找座位的，埋头吃饭的，边吃边聊天的，餐后嚼水果的……餐具叮当、人声嘈杂中，忽然激灵灵穿出来一个亮丽女高音，“百灵鸟从蓝天飞过……”人们四处张望，不见歌者。一个华丽的转音，一红衣女子手持麦克风，走进餐厅，有人鼓掌，有人拍照。坐一边吃饭的十几位男士忽地站起来，浑厚的和声，从餐厅这头响到那头。有人情不自禁跟着唱，有人挥着鸡腿打拍子，排队的全部转过脸来，买菜师傅的勺子停在半空。也有依然大嚼的，一定是饿得慌。

“哦也，带我到山顶……”甜美的女中音，从另一个角落飘来，人们四下寻找，引发小小骚动，歌者从围观人群里走了出来，不，歌者并未挪步，是围观的人让出些许空间，仿佛一方小小舞台，紧接着，打饭师傅粗犷的声音从那边传出，好像隔山对歌，海浪般起伏的男女和声，似乎来自每一张餐桌。

这是情人节，欢乐的食堂。我见识了真的大合唱。

浓浓徽味“大富贵”

江礼旸

我的祖籍婺源，旧属徽州，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，冬暖夏凉，令人流连忘返；浓油赤酱的徽菜，原汁原味，使人的舌尖陶醉。幼时，从住地劳神父路（今之合肥路）菜市路（今之顺昌路）到近在咫尺的老西门“大富贵酒楼”吃徽州菜，不啻一家人的重大节日。

大富贵酒楼创建于清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了。想当年邹运家等徽州人在中华路肇嘉路（今之复兴东路）转角处的“丹凤楼茶园”开出“徽州丹凤楼”，主营普通的徽菜和点心，也许没料到会成为一家百年徽菜老馆。后来随着上海商市的发展，酒楼逐步扩大经营，经营各种特色徽菜。抗战爆发后，曾一度停业。1940年迁至左邻的中华路1465号恢复营业，为讨吉利更名“大富贵酒楼”。而到2000年，随着复兴路动迁改造，酒楼迁至中华路1409号现址。

外地人认为上海菜是与生俱来的浓油赤酱。其实，这是色重、油重、味重的徽州菜对上海菜的影响。我最爱吃大富贵的炒鳝糊，他家的鳝糊讲究“三透”，即烫透（烫到鳝嘴张开才来划丝）、煸透（直至鳝丝两头翘起）、焖透（加调料焖，直至完全入味）。特别是焖透，所谓“白烧不如一焖”。出锅装盆，随即用铁勺背在鳝糊中间揿出凹凼，四周撒上姜丝、蒜泥，将烧沸的麻油浇下，再撒上胡椒粉，热油滋滋作响，香、鲜、糯、烫一步到位。大富贵的鳝糊还四季有别：春鳝肉质细腻，夏鳝滋补味美（小暑黄鳝赛人参），秋鳝肉质坚实，冬鳝粗壮膏重。所以，一年365天，啥时去都有好鳝品。妈妈是宁波人，嫁到江家，又努力向祖母学习婺源菜。吃了大富贵的炒鳝糊，结合甬菜特色，她又总结为“素油炒，猪油搅，麻油浇”九字真经。我们可太有吃福了。

“火腿炖鞭笋”也是大富贵招牌菜之一。那是将绩溪的火腿和绿竹笋共炖。肥者不腻，而鲜者则更鲜了。上海的沧浪亭有一味特色面“三虾面”，面浇是虾脑、虾籽烩虾仁。其实，这是从徽菜“三虾豆腐”学来。大富贵三虾豆腐虾仁白，虾脑红，虾籽黑，不但极鲜美，而且极好看，养胃兼养眼。

近几年，大富贵的点心小吃异军突起，甚至卖得比菜肴还好。其中有小笼、生煎、小馄饨、锅贴、排骨年糕、炸猪排，以及葱油拌面、雪菜面、辣酱面、大排面等。两年前与总经理奚伟中不期而遇。他笑着告诉我：“我们店里的小馄饨源自旧时的柴爿馄饨，就是100年前肩挑‘骆驼担’，敲着梆子走街串巷的徽州人的首创呀！”

十日谈 老上海的餐馆

罗宋大餐曾相当受欢迎，明请看本栏。

“偏见”与“偏见”的撞击

陈歆耕

于2013年12月29日仙逝的美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，虽然自上世纪40年代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长期任教，但很多人都还是习惯称呼他为“中国文学评论家”。我想，这里有双重含义：一是他的专业主攻是中国文学，从古典到现代；其二，他本身就是中国人，再进一步深究，他还是“阿拉上海人”。老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，早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，后随其兄到北京大学任助教。

夏先生著述颇多，但为其赢得赫赫声名的就是那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钱锺书在给夏的信中称，“尊著早拜读，文笔之雅，识力之定，迥异点鬼簿、户口册之伦，足以开拓心胸，澡雪精神，不特名世，亦必传世。不才得附骥骥尾，何其幸也。”记得吾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，读到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如痴如醉，大有茅塞顿开、醍醐灌顶的感觉。读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，枯燥乏味，类同嚼蜡。本来谈文学史的著作，应该充满文学的趣味，偏偏这类教科书，把一部文学史弄得跟木头人似的呆滞无趣。因此读夏著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吸引人，拿起来就不忍释卷。这一点与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有同样的感觉，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可视作一部文学著作。其中，不仅新见迭出，而且充满性情，每一个字似乎都浸透生命汁液，“笔跃句舞”，张力十足。

这么说，并不等于我个人以及学界就认为，夏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，无懈可击。实际上，夏先生这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自问世之日起，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。或者说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见，也不乏“偏见”的学术著作。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力，夏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，可以说居功至伟。他从纯文学的角度，高度评价了张爱玲、钱锺书、沈从文、张天翼的文学成就，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来，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，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他的许多观点，由于是从细读文本出发，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营养，然后作出自己的独立评判，新颖而独到。但说他的某些观点有偏颇，有“偏见”，也是一个客观存在。比如，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鲁迅之上，就过分抬高了张的文学成就，而低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。在夏先生的眼中，张爱玲几乎成了神话般的文学天才，对此，我觉得是因他强烈的个人趣味使然，大概很难被更多的人所认同。且撇开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那层关系，在民族大节上给她带来的人格“污点”不谈，单从纯文学角度说，她的文学成就也远不能跟鲁迅比肩。她的中篇小说《金锁记》，虽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，艺术感觉和语言也有非凡之处，但跟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比也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。读完《金锁记》，在我们的脑子里，不会留下什么；但鲁迅《阿Q正传》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，以及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批判，已经深深烙在一代代中国读者的脑幕上。类似的“偏见”，可能还存在于对张天翼的评价上。夏先生的“挖掘”之功，成功地体现在张爱玲、沈从文、钱锺书身上，但他同样极为推崇的张天翼，却始终未能在读者中“热”起来。

文坛呓语

当我们在批评夏先生的著作中有“偏见”时，其实，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学界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曾存在的严重“偏见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学界在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成就时，始终戴着“极左”的有色眼镜，过分抬高了带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，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学成就很高、不该遗忘的作家。一部文学史被严重地扭曲。诸如胡适、沈从文、钱锺书、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。当“偏见”与“偏见”撞击后，或许会产生“矫枉过正”的作用，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知“回落”到客观史实上来。

有人指责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“偏见”，夏先生坚持认为，作家只有好坏两派，没有其他派别。一部现代文学史正在被不断地“重写”，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夏先生“偏见”的一份功劳……